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关于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妳知道的，被刮伤的记忆

像从黑胶唱片与唱盘机间窜逃而出的笑声

再多的喧嚣也掩不住记忆的失序

旅程不过是脚印与胎纹的替换

徐徐错肩，路灯下的一只瘦影

洄游于时空的经纬之间，静静地

试图为黑夜点起点点磷光

以指引通往清晨的路，进而

寻找神祇沿途留下的隐喻信号

从白昼到黑夜，从黎明到黄昏

如滴水回音，入耳即成诗

吐出的字元正躺在生产流水线上

一些零件已经生锈，谁也没有察觉

时间终究磨坏了一部印制入场券的机器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逾期的入场券占用了一点空间

占用了一点水渍，不占用一点时间

票根上所载明的枝微末节之事仍清楚可识：

譬如剧情铺陈之逻辑性，角色的命运幻变之隐喻，与观众

如妳，听得一语未发的愁绪，让语言起酥

膨胀，慢慢地，颜色代表变化

对白摹写的方式似依循着舌尖的味觉

生活带着必然的苦涩，未觉

那个水气似火光冲天的午后

堆积过多的虚冷，荡回心中

妳想起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时光打湿的水渍仿佛该读作：以后

漏夜写下的备忘录该是这场演出的焦距

妳问：是否能以此事制服我的一夜诗绪

抵岛·离岛

抵岛。我们在靠岸的码头卖掉里数

以兑换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有人要我注意：行囊里的一些怀旧需要报税

以七日回光，妳的名字是禁忌

是遗留于南方城邦的乡音的传唱

似一种不知曲调的声响

沿着失序的陈横字句绕行

正如时光为我们营造的虚幻

除了酣睡中吮食的拇指，及其浅淡的纹路

在朦胧中轻抚焦乾的瓣瓣双唇

寒气日深，妳俯身向我以一对逆光的臂膀

我们本能地将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

伪装成一只最原始的爬虫类

寻找一个看似温暖的睡袋

钻进原始的母胎，听着荡漾不止的水声

反覆咀嚼那藏于行囊里受潮的诗句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让狭长的岛国或安静的园子或孤寂的自己

重新回到生命诞生前的那个原点

在由岛至岛。

离岛。一个雨天我们惘然前行

对着汹涌不止的水纹，我们就像

远古的先辈对着火种惊异难眠

那水纹似婴，妳的名字是愁绪

是流传于我辈记忆的岩壁的水声

朴素的上衣黑色的长裤

在阳光下从屋外慢慢地走进来

轮廓被照得模糊氤氲

身影叠合在长短句的肋骨上

仿佛要融进背景里依旧灰暗的简陋客厅

一日将尽，黄昏扬起的微尘随着雨水

如鱼鳞般覆盖着妳我话别的言语

铁锈渐渐爬满双唇，句子似落叶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在无边的水中漂荡，如某个除夕夜的雨后

濡湿在砂土上的满地红色纸屑

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燃烧后的焦味

久久不散，似清晨浓雾中搁浅的鲸鱼

以双手紧紧摀住无数个夜与雾

在离岛之前。

再见青龙

「紫檀木，出扶南。高五六丈，叶为复叶，花蝶形，果实有翼，色赤，纹理呈牛毛纹及蟹爪纹，木质甚坚，虫蚁不侵，甚重至重，入水即沉。无大料，五寸方成材，十檀九空，寸檀寸金。清明串累黄花如云，隔夜即凋，俗称清明花，亦谓之青龙木。」——佚名

一、匍匐于树下，我犹如一只负伤的食字兽

每一行即是淋漓尽致的诗句

情节和叙事性爬行于树身，纹路呈油彩皱褶

沿着季节斑驳的路径，年复年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进行着无数次轮替的深刻轨迹

青龙在清明炽热的波光中逐渐苏醒

汲取并窒息我儿时熟透的想望

分歧绽裂的树枝已窜烧成枝枝青筋

一味向天际攀去，殷殷跳动

承载着岁月的枯竭

语言的歧义与记忆的虚实并置

二、每一行即是淋漓尽致的诗句

语言的歧义与记忆的虚实并置

叙述随即被译为两种语言

纵然逆光而行，焚风受邀加入

呼呼地翻搅着我开始沉淀的思绪

又见青龙，想像急促的喘气声

即是妳枝叶相互击打的蔓延

扬起的一些浮荡的尘埃与待续句

以及妳，与妳化身为自身繁殖的符码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藉着物的象徵转化，将妳不断萌芽的语意

埋藏于土里，似一组浓愁如叶落的密码

三、语言的歧义与记忆的虚实并置

埋藏于土里，似一组浓愁如叶落的密码

迷失于逐渐清醒的鱼尾纹里，我握笔造句

却丢了线索（抑或线索微隐？）

屈于眼前的页页白纸，再见青龙汨流的汁液

一如刻印出的碑文墨迹：

「以潮湿的诗句，环绕勾搭于腹语者的脖子上

记忆都被鯁咽在叙述的过程之中，句首

吐不出所有看似冗长而深沉的对白（或独白）之可能」

轻抚字句的纹理，在思绪中相互擦伤与掩映

匍匐于树下，我犹如一只负伤的食字兽

四、埋藏于土里，似一组浓愁如叶落的密码

匍匐于树下，我犹如一只负伤的食字兽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依循着仿似蛛网般的阴湿迷宫

以妳为轴的时刻表

让记忆恍然忘却吐纳过量

泪流的汁液化成了血迹，时间跟着逐步锈蚀

疲弱的想像力在书写的过程中抽搐，即便换行

表现如诗，补述的诗句挺立成针刺穿岁月

树身上的纹理纤细浮动，而妳

放任记忆沿途留下的落叶与一地叹息

每一行即是淋漓尽致的诗句

因为气味的缘故

踱步于昨日与明日的时光之间

光影向我飘来

低低地

让我看见了那浮荡的云

被妳划下的擦痕

仿是妳留下的注解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因为气味的缘故

你在夜雾里留下的影子

被我摺叠在口袋里

忘了上发条的时间

无法蒸发我思绪里的水源

却化成雾水成群地爬上我的脸颊

如铅重般让我低下了头

你踮起脚尖亲吻云朵的姿势

朦胧地倒影在我的呼吸里

用舌尖轻触我那忐忑不安的心

我已无法分辨那是你一时的激情

抑或是我刻意隐藏已久的幻想

你的气味还牢牢地牵着昨日

我却失去了回溯的勇气

永恒的印记

1 / 我沿途寻找妳留下而充满隐喻的手迹

爱情最原始的开端起源于地层皱褶变质

空气流动着末世预言般的不安焦味

我似安份的貌流着疑惑的眼泪

思索着松软的土层能不能承载我们的重量

砂砾总有无数理由延伸他的乾渴

我伸出舌头舐我乾裂的嘴唇

妳的话语伸展着枝叶藤蔓

颤动的唇似要吐出三个字

2 / 爱情最原始的开端起源于地层皱褶变质

颤动的唇似要吐出三个字

我的，与妳的

爱情将无声息地集体灭绝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光不断撤走时间

呜咽立于失语的石块之上

妳放开手中的玫瑰，深红色的

花瓣将在瞬间死亡，成为细胞后分裂

再重新拼凑起来，如纹路在掌心切割

3 / 颤动的唇似要吐出三个字

再重新拼凑起来，如纹路在掌心切割

肥沃与否无关于视觉的结构

我在所有散落的花瓣上浇水

水成一条线，困顿与猜忌落在两侧

经过的方向留下了锈蚀斑驳的轨迹

发出的声响潜伏着我的喘气声

湿气的密度开始扯住我的发梢

我沿途寻找妳留下而充满隐喻的遗迹

4 / 再重新拼凑起来，如纹路在掌心切割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我沿途寻找妳留下而充满隐喻的遗迹

无法绕过早晨而失灵的鼻子

轻轻一拭，依然嗅到深红色的血腥

还有那在空气中浮荡已久的焦味

柔软地缠绕于鼻翼与掌指之间

如我的，与妳的

开始酸败的记忆不需养分的维持，腐化后成为片断

在我枯槁心灵的皮肉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例句

「空间意识的形塑，决定于自我经验空间的过程」

而妳在握笔造句。

否则给我一则寓言，未进化的

(或事先书写好的)

最初即是最完美的状态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让语言，如鱼般蜷曲

一如蝌蚪与狼狽的精虫之缠结

膨胀我蠕动多时的肺鳃

仔细看，因为一些浮荡的尘埃与待续句

允我疲惫的裸足前去奔踏

带点雨，惊动潜泳的鱼群

「我所依赖：即为实质与心理上皆有寄托的场所」

而妳即堆砌积木。

脊梁紧贴着天，在单行方格簿上填补诗句

橡皮每天擦掉一片黄昏

思绪彷若雾气被推到湖水岸边

压成一片成熟的水草，当再次

惊动潜泳的鱼群，如标点符号般

尾鳍不断拍打着足踝，在毫无纹理脉络可循的

鳞片上，反映出尾声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以及妳，与妳们的字句

遁缩于水草缝隙折痕处，静默多时

而后被捞起——一截潮湿的木桩，焦黑

而麻木，赤裸地摊在纸草之上任其曝晒

疫疠之地，日照彷彿似鲸躯一般庞巨而暴戾

探照一个无人能抚摸的噩梦

青筋勃起的爆裂，骨骼碎裂的声响，舌根腐烂的片段

以及从鼠蹊爬行而下的血，每具尸体

终究沦为一个无力回顾的地点

「类像于我的内在秩序，是以符码的结构化来定义」

而妳却状似斗兽。

当妳于稿纸上放牧一群虚无的叹息

喂食笔触的兽是否依然踩踏着文字

化身为自身繁殖的符码，介乎粗大关节的咬合强韧

戏谑地模仿着反省的第一人称之旁白方式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沉溺于抚摸着镜头里姣好的脸庞

而后失神地割破自己的手指

还原握笔造句的自明性：

意识的稀薄、意识的饱和、意识的过度，妳惊觉

绝对存在的整合是从空无开始

因过量的交错而制造了问题

与解答：现世体内的众多欲望源于远古意识的漂流

彷若颓然断裂双臂，拥抱一切强行斡旋的挣脱

以潮湿的诗句，环绕勾搭于腹语者的脖子上

记忆都被鲛咽在叙述的过程之中，句首

吐不出所有看似冗长而却深沉的对白（或独白）之可能

腹语者极小的食欲在极大的餐盘里呻吟，例句

「感觉结构的特定表现，是企图对妳进行分析」

彷彿语言，弃「我」于阁楼

而妳继续握笔造句

浴室谋杀案

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赤裸地被垂挂在浴缸上方的天花板下

水喉不停流出经已加工的线索

流畅的流势带着缓慢的呼吸声

堆积在浴缸里且不停地冒着泡

浴室内温度趋高

水蒸气匍匐在残留于墙上的破碎镜子上

用尽一切荒诞与虚假的场面调度与蒙太奇

开始扮演着案发经过

「一个假装发疯来掩饰精神麻木的酒鬼

状似一只软体动物

莽撞地伸进我的下体

舌头以暗器的速度刺穿我的喉咙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一股火焰蔓延到我的乳房

他笨重地捧起风

把一面墙刷成血光

我的大脑急速枯萎

而深夜的宁静几乎吞下我的灵魂」

湿漉漉的影像重覆叠映在这破碎的镜子上

与现实相比

其呈现的画面与声音却是如此清晰

案发过程已在疑虑的实体间化解

顷刻之间

把我送回诗人的不幸与幻梦之中

热浪

向日葵的脸正向着热浪袭来的方向吗

以蒙太奇之势进行着艰难的光合作用

面带惧色地企图让枯瘦的枝桠复制出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另一个通往梦境的孢子

每一次输送养料的过程都带有泪水的成分

在切割画面里却看不见任何生命的迹像象

热浪袭来之时

偏高的温度使我的皮囊无限度膨胀起来

飘向天际的姿势似苹向上飘浮的水母

卡在昼与夜的夹缝之间

诸神望而生怒

以锐利的眼神将我戳破

我牵着溶成水滴的寂寞

尾随折皱的云呈直线型

坠落，碰撞时所掠取的大片沉默

瘫痪在时光的河岸

尘封的梦境似无法追忆

却被趋高的温度所惊醒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我无法忘怀时空错乱的纠缠

调整时差无法让我轻易地穿过生命

该如何解读热浪所留下的痕迹

浪所卷起的姿势不该是乡愁的回溯

更不应是记录伤痕的文本

「时间不是呈线性的」，诸神如是说

那我能否透过记忆的光点返回

原点，然而我忘了囤积足够的思念

与言语，旅途必定导回原端

我的大脑皮层正抽搐不止

叠叠影像被思绪的绳索绊倒

血管里的情欲无声息地向外溢出

体内的骚动来不及凝固成沉默

愤怒的浪已卷起巨大的漩涡

仿如一只带着微焦气味的兽

过境大地之时溶化了我的皮层

血管、器官、骨头、欲望，与

兑换一张八〇年代的入场券 (Exchanging an Entrance Ticket from the '80s) and other poems

那似无止境的梦

我的鲜血覆盖在你的鲜血之上

渗入土壤深层而触及诗意

在阳光倾洒的时刻

汨汨的血印结合了光与热的词汇

以心跳的速度提升其语言的密度

深邃得令我忘却了沟通的文法

以致我无法透过高温的迷雾来凝视自己的过去

而烫伤的记忆瞬间化成了灰烬

热浪洗刷后的土壤与天空

馀温仍荡漾在空气之中

干涸的血迹是我的遗书吗

多年以后

请别根据血迹多变的颜色

而错译我的离去